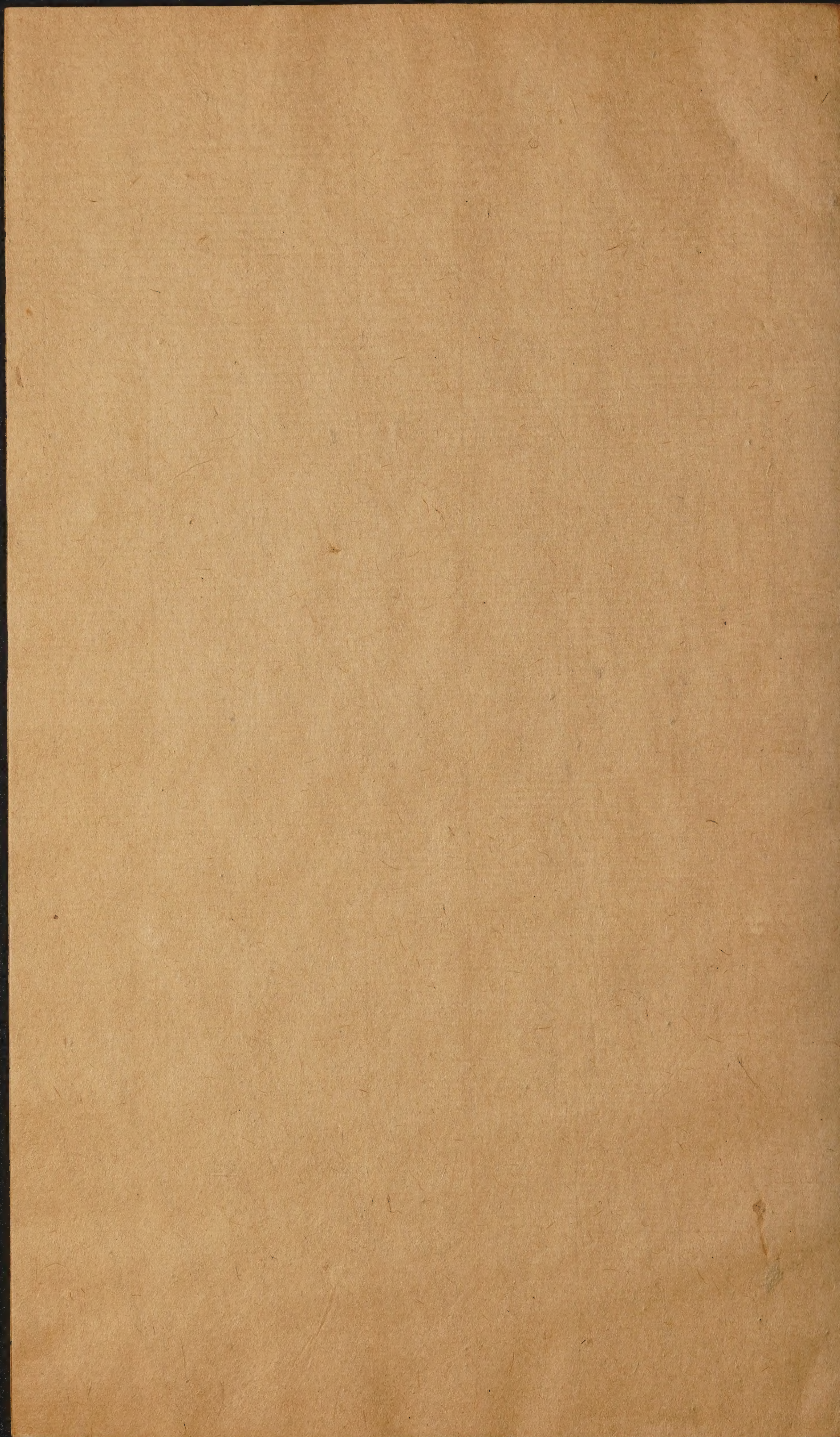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答列卿毛介川

今之士大夫冠纓相摩踵足相接一時號爲交游者蓋不少矣然而未必皆可與之言也可與之言矣猶未可與之微言也可與之微言矣猶未可與之不言也若夫目擊而道存無心而冥解者若僕與翁盖庶幾焉僕每一相見即頽然嗒然若遊太虛而游廣漠

者不知翁之洗我以德耶豈亦僕之鄙樸任率有當於翁之心相薰相忘莫知所以然而然耶旌麾漸遠悵望爲勞惟此一段精神相期於形神之外者則固非地所能限耳承翰教瞻戀彌增南中會楚侗丈幸言僕與翁所以相與者如此

答南中題學御史耿楚侗

去冬賀道長至得翰教會有大行之事哀悰卒卒不及裁答進香使至伏承訊及感慰別諭云云俱盡事理其間有未及舉行者推公之意次第行之僕以淺薄驟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酧 主恩

而慰知巳者惟虛平此心不敢向人間作好惡耳至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高明以爲何如

荅中丞洪芳洲

鄙人辱公之愛有年矣頃者因緣際會驟涉崇階
聖主念卄盤之舊不棄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無遺管蒯深惟謭薄任過其才夙夜念之若爲稱塞惟當堅平生硜硜之節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巳耳然切劘之益實在同心將伯助予幸母遐棄熊廉憲旋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當謹用納

璧知公素諒其狂直不罪也

答揔督魏確菴

承示邊圖旣詳且覈勔勤之畧於此窺見其緒矣敬服敬服近聞虜欲西犯令士馬之力萃於薊矣如不得志必將東逞願公嚴備之

答宗伯董潯陽

僕以謭薄獲依日月之末光猥從末階驟躋三事束櫨作柱用荷爲梁庸愚之人猶將嗤之況高明耆碩如翁者乎乃辱不鄙遠賜問賀獎借過情重增其愧至勉僕以作者之事尤不敢當古人以行誼文章兼

顯於時者世不多見明興二百餘年名世之輔專門之彥凡幾作矣而一代文章猶未能追踪古昔乃欲責之於椎魯人詎能耶若使以其硜硜小人之守惓惓納誨之心朝夕侯袞職有缺時用一縷補之以仰答隆遇而免於罪戾或庶幾耳冉氏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惟翁學綜墳典冠絕等倫海內士孰不望之以為宗主謂之以為軌範今　天子誠不欲興禮樂則已如欲稽古禮文之事以潤色鴻業發揮典籍則舍翁將何之焉願努力自愛丐旌之貴當有日也令郎奇才久屈誠有遺珠之嘆茲旋草草附謝辱惠過

腆愧不敢當謹領綾絹二事餘璧上別具侑柬統惟
鑒原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沐國公者素不相知自去年以來屢次寄書俱有重禮僕屢竣却之并其書亦未敢拆恐此等事皆其從人所爲其主不知也丈會間語次煩爲道鄙意其諸未受禮儀亦宜稽查毋爲乾歿再惟世臣之道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廣交行賂徒爲駔騙者之資耳況今 朝廷清明倖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宥 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渠若

有知亦可以此警之亦誘人爲善之一端也伏惟吾
意餘無言

答兩廣督撫張元洲

廣事不意披猖至此諸將所領兵船亦不甚少乃見
賊不一交鋒輒望風奔北何耶將不得人軍令不振
雖有兵食成功亦難故縶四敗將於闕下不重懲之
無以示警諸凡調處兵食事宜似宜少破常格乃克
有濟公若有高見宜亟陳本兵當爲議處也元老去
百務劻勷冗不多及

答少司馬楊二山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晩宋寀白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獎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爲之寒心哉今遇清明之朝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輙騖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爲之時矣未教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爲黜陟凡稱清稱高談玄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旨哉旨哉言乎

與中丞孫淮海

比者冒昧妄有論建辱獎譽過情深以爲愧大廈之

成非一木之幹僕既已唱之矣尚賴一時賢士同心和之庶克有濟柰何人心玩愒已久溺於故常蔽於私意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能踴躍以趨赴也今惟積此眞意漸次薫蒸假以一二年庶可少變但僕以病軀久欲棄人間事恐不能從容以需之耳辱道誼知已輙盡其愚

與參議高廉泉

前有小柬托趙太府人將致諒登記室張文簡公繼夫人祭葬已經該科參駁僕懇之於禮曹始得題覆如例盖其中亦稍有未順故耳張使回附此諸惟鑒

原

答張中翰仰峰

感文至始知有太夫人之變悽感悽感卹典該科以例欠合叅駁區區懇於部中始得之使旋附復厚惠槩不敢領輙用歸璧統惟亮原

答司馬楊二山

今秋邊烽無警亭障完固公之功當爲諸鎮之冠矣徐君條議馬政鑿鑿可行而公止據原議輙與轉聞略無增損視人之善如巳之善此尤見公之襟度恢濶非世之沾沾有巳者可比也敬服敬服

答廣西熊巡撫

辱翰教知廣事已有次第山賊多所斬獲公之威望已著盪定可預睹矣但聞該省軍儲甚乏昨與部議量發帑銀以濟之往年剿閩寇發銀二十萬今廣中應解錢糧已奏留而川浙又可責償原貸今擬半閩中之數似宜足用朝使炎蒸之民知 朝廷軫念之殷不以遐遠而或遺也項科中建論欲更置督府代者尚未定先此復

答中丞梁鳴泉

恭喜令望益隆崇階伊邇欣慰之悰良不可踰近来

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疏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

答御史顧公曰唯

辱揭示領悉惟公端亮之節冠於臺表比者一二注措尤恊輿情太阿發硎虛以運之遊刃有餘地矣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沈靜斡握機衡僕亦竭其駑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

答馬總兵

今歲秋防無警貴鎮又有此奇功足下赤心報國功冠諸邊於僕亦有光矣幸努力功名　朝廷自有大爵賞一切事體不必過慮如有難處之事一一說來僕自有處

答薊撫劉北川

今歲秋防無警雖　國家之福然亦督撫諸公先聲之所震疊也欣慰欣慰承示易將請兵數事皆於邊備有裨容與本兵即爲議處薊鎮有沈痼之疾非旦夕可療者惟本之以實心鎮之以沈靜審處機宜弛張並用需以歲月庶可成功顧前此爲浮議所眩使

當事者不得展其所長私心每憤恨之數月以來覺士習人情少異於昔實意潛孚浮言漸熄來教所謂牵制譏讒者自今可毋慮矣望努力功名以慰注想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爲希有幸公以道眼觀之

答河道巡撫翁見海

僕不肖切抱敬賢之心如公之高節弘猷則尤私心所嚮慕者理漕特借以爲簡畀之地不久勞也辱示疏沁道衛分渚上源誠爲急務但渠初成勢難再舉俟休養生息二三年後物力稍舒當即計之若此圖獲就實　國家萬世之利也

答廣西熊巡撫

往者自昧妄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也公不以爲狂且愚而辱賞許之感甚感甚詩不云乎唱予和汝僕旣唱之矣尚賴中外諸賢同心共和庶克有濟不然將並鄙言亦屬之議論矣海賊據閩中報謂已盪盡恐未必實然要之其勢已敗殄滅有期矣

答南祭酒姜鳳阿

聞公振鐸南雍敎先行實卽大疏所陳亦可見其梗槩而推轂處士尤於風敎有裨已下部議覆矣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令想勿藥矣近日處分
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云公本欲
論郭琥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
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
歲月劄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
之鎮守爲優今旣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
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
議疏中亦可爲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
加優借以鼓舞之又本兵疏以巡關御史監軍此言
大誤蓋戚帥之請監軍謂於本鎮之外别練兵五萬

也今旣爲鎭守有地方之責則廵關御史何事不可督察又何必更爲監軍名色以撓之哉公於議疏中幸婉詞以破其說至於射打一事極爲虛文其中情弊可咲可恨今但以訓練之實責之戚帥如有不効廵關御史得論劾之固不必襲此故套虛文爲也又鄙意謂南兵旣不可取鎭兵或不足數必須聽其召募庶可充伍且訓練若成則老弱可以漸汰援兵可以漸減又不苦於供億之繁矣兵不貴多而貴精李抱眞在澤潞以二萬人雄視山東豈在衆哉

又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爲貶損緣渠當僕以書相問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爲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爲言不但體面降抑爲下所輕且督撫標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爲力也倘得如意當於　勅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昨議增築敵臺實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卽擬覆行但據大疏謂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萬人者卽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

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
處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
根脚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於内一切
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牣其中無乃太
狹乎便中仍望見教萬萬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
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即可得
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
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矣僕久懷此
意未有以發公熟計其便再疏言之何如凡僕所白
皆密要語故不敢令人代書極知草草

答某巡撫

辱示大疏俱於邊屯切要已下所司次第題覆公以正氣直道董正官邪緣此見嫉亦誠有之幸太宰知公最深三至不惑萬無足慮

答閩中巡撫

廣賊猖狂蔓延閩地當事者張皇奏捷本兵據揭題覆遽行賞賚俱爲大謬辱示大疏讀之使人憤恨頃該科亦以爲言向後當別有處分也差人旋草草附復外新刻文苑英華有便幸惠寄一部冗不多及

答湖廣李布政

遠辱華翰感荷厚情大惠槩不敢領輙附差人璧上
趙守自處愼抑不敢遽抗禮於諸公昨銓部訪知其
未履任而即繳憑故行查耳今聞兩院已有定論
上下相安實地方之幸也承諭及并此以復餘惟鑒
原

答奉常羅月岩

徃令弟春元及鎮山公差人茲因洞岩至三辱華翰
之及感悉垂念至意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
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
既已身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　天子下

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執事久困流言今公論稍定賜環有期矣

答憲長宋陽山

自丈從閩中解歸久不聞問然此心實不能一日忘也比者激於時弊不得已妄有所陳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有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以公之亮節弘才久困流言僕不能刷而振之蔽賢之咎必不能逭矣別楮所云徃亦略聞其槩行當與李石老圖解之謂帙實已遺失有便再寄一通當踐宿諾也

與薊遼總督

薊中事公所措畫咸極精當本兵一二題覆初亦有一二異同之論僕據事理譬解之今皆帖然矣戚帥復總理不載議中諒公有難言者已具部疏擬旨行之即有言者無足慮矣但乞諭意戚帥努力功名以荅群望僕亦與有光焉

與兩廣總督

賊起已有端公不待其潰裂而早圖之策之得者也此中是非甚明無煩自白今南方之事一以託公幸益殫忠猷以慰輿望乞身之舉非所敢聞

與廣西巡撫

惠州之變傳聞甚駭廣事猖披至此日夕懷憂惠川至幸與之熟計積弊之餘非破格整頓恐不能濟有當言者宜即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公試與籌之何如

寄太宰吳埜湖

知賢而不能薦去而不能留孔子所謂竊位者也公雖欲遂其高志僕輩將何以逭竊位之譏哉其懇留公者不獨以爲　國家亦以自爲也

與薊遼督撫

薊事仗公雄畧有漸振之勢慰甚入衛之師疲於奔

命人人以爲不便然而終不可裁者勢誠不能也大疏已明無容復議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懐以合睽貳正已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

與兩廣熊督撫

惠州之變或言城已陷矣遊聲噂啗至不可聞僕日夕以此爲憂頃得捷音無任欣慰至於不自爲功而歸之虔鎮尤見無我至公然公之功亦自不容掩也陸寇既除自此可專意海上帯川至幸與之熟計事有當言者宜即疏聞僕當從中力賛之也新任陳憲

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試與籌之何如

答奉常劉小魯

辱翰示知道從已至留都慰慰公雅致高懷僕所深諒昨曾見臺告歸提督有缺銓司欲擬公調補僕再三力止之盖知公之不樂驟徙用成高致焉有便可致書於選君謝且止焉可也區區淺薄無補於時欲去不能欲留不可又值老母南歸情懷愈惡人旋附此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遠辱翰貺感荷厚情滇事部覆具如尊指但逼道馬

湖蜀中士大夫咸以爲未便俟其論定當有處也

與薊遼督撫

承示虜賊聚兵及三路入犯恐屬未的何者虜若大舉必不止於八千一萬審欲大舉亦必匿形歛翼豈肯以三路之說明告於人且今天氣漸熱虜馬已弱零騎往來難保必無若欲深入恐非其時雖然不可不過爲之防也已告於本兵俟有的報卽行調遣僕近訪得薊鎭軍糧有關支於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爲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於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於數百里之外往返道

路顧倩負戴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口該官守支今各倉厫或頗圮壞而其制猶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厫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與薊遼督撫

向有人告僕云戚帥求望太過志意太侈雖公亦甚苦之故僕以爲問今奉來教知昔之所怏怏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既力爲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

渠稟帖極爲感奮頗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 國之爪牙不必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爲 國家耳縷縷之忠惟天可鑒若此輩不爲 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琥之賢誠如來教卽召至面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

與應天龎巡撫

辱示條議鑿鑿可行敬服敬服 國用出納之數計部每季具題歲終又總報雖未會計成錄而其數亦

明但　朝廷未嘗加之意耳今邊費日增計每歲所入之數尚少銀百四十餘萬兩民力已竭費出無由日夜憂之不知所出柰何柰何公峻節清望冠冕一時頃大察雖有一二欲肆流言而竟無間可入精鏐在冶百鍊愈光願公自信益堅勿起疑障也

與湖廣廵撫

屢辱翰示已一一具復近聞施州兵備決當裁革乃李僉憲亦自以為當裁則輿論可知矣部中已停缺不補幸早具議以便題覆

答湖廣雷廵按

辱翰示知道從已臨楚地無任欣慰茲有一事請教
施州兵備舊無此官偶以鄰境小寇謾爾增設今地
方事寧此爲剩員矣夫官多民擾供億費煩姑未敢
論且分巡荊南道原控制蜀之瞿塘如得其人何事
不舉乃舍其專職而另設官於事體便乎否也今李
僉憲已陞銓部停缺未補俟兩院具題即議省矣惟
裁之幸甚

與薊鎮督撫

西北邊患無大於板升者　朝廷宵旰西顧屢廑諭
問僕輩謬膺重寄　主憂臣辱不敢不以爲慮但審

彼豈巳圖之甚艱又前奉翰教謂道遠隔河難於進取紗筭盖籌之巳熟即趙帥亦自謂難圖故不敢復言取之之計獨招降一節元年　詔書如李自馨等明許其歸順又本兵題准賞格及近日見行事例皆布之遐邇傳之虜中非所謂始禍而開釁也昨偶因趙帥以李自馨手帖見寄竊以爲自馨等來歸之意其誠僞固未可知但　朝廷有詔招降則又不可謾然不爲之所故面付趙帥使密圖之且戒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忽盖正恐其輕舉妄動而墮奸人之計也茲奉來教無任惶悚閫外之事書生不敢妄談

亦不敢遥制惟公孰計之若果出於至誠因其求歸而撫之惟命審其不誠而閉關以謝之亦惟命惟求以便於 國家而已

與司成胡劍西

別來不覺再稔眼前世局凡幾變矣平生膠漆或化爲戈矛大道康莊皆鞠爲榛莽其中情態難以盡言數月以來委曲斡旋乃得寧帖然其爲力也勞而其心亦甚苦矣知已遼邈誰與晤言悵悵丈遠避流言淹棲林壑大察之後公論昭然諒非久必有處也旋當爲丈圖之

答歐少卿

辱翰示領悉時屬休明衆賢勵翼方欲蒐遺佚於巖穴以共圖治理兒高節雅望如公者可使之淹留林壑耶大疏部已案候雅志終不能遂幸惠然肯來以慰鄙念

答凃巡撫

閩中捷報在蔣伯清失事之先言者不察遂爲訾詆比來公議甚明　朝廷方精覈名實以勸有功即謗書盈篋終不爲動也願公自信毋慮

答王巡按

辱翰示領悉紀功之差鄙意甚不欲之乃貴院堂公持之必行而同事者主其說又即以畀公皆非事體非公心也待地方稍寧生當獨奏省之

答凌叅政

辱示條議鑿可底行容與當事者酌處之戚之聲名雖著於南土然觀其才智似亦非泥於一局而不知變者且既已被鎮守之命有封疆之責豈宜別有注畫乎今人方以此窺戚之釁恐不知者又將以爲口實也公如愛戚惟調適衆情消弭浮議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於　國家多矣

答施兵憲

辱示江漢地圖公軫念民患加惠荊人甚厚甚厚堤工告成地方百世之利也僕爲邑子誼當紀述重以汝泉公之命豈敢以不文辭時下薄冗稍俟從容卽勉成請教

與薊鎭廵撫

近來邊臣人思奮勵而宣大二鎭督撫將領尤爲得人僕以淺薄謬膺重寄其於該鎭之事苦心積慮雖寢食未嘗忘也柰何人心不同議論不一如馬趙二帥去歲出塞之功實數年僅見卽破格優賚豈足爲

過而人猶有議其功微賞厚者本兵遂慉縮疑畏而
不敢爲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請咸以是耳
一二年來言者交云責實責實矣而又不明賞罰以
勵之則人孰肯冒死犯難爲　國家用哉辱教容與
本兵議之督撫寛洪持重王公明達敏練馬之沈勇
趙之才氣皆僕素所敬信者文武輯睦事乃克濟不
知雲中事體得如宜鎮否也

與魏巡撫

過虜之功大於斬獲往者本兵淆於羣議功賞不明
乃僕輩亦有過焉惶愧惶愧茲者斬馘至百數十級

近年以來所僅見者文吏又可以法繩之耶俟覈勘至當請　旨優録茲先行薄賚耳

與兩廣督撫

惠州之戰非贛兵往援則廣事不知今作何狀矣自公鎮黔之後巢賊豫先懾伏不敢動乃隣封亦藉其威望用成大功嗟乎圖治之要豈不在用人哉聞捷不勝喜慰

答薊撫朱龍岡

雲中開府近鮮其人借公之重移而鎮之實出於李石翁與僕之意方欲爲　國家掄才故未遑爲交游

擇地也願益展弘猷以副羣望趙帥才勇公所素知
重鎮大將關係不小望公之垂盼也

與荆州趙知府汝泉

前老母舍弟回及西石家人去兩啟馳候諒俱入覽
頑奴不知已擒獲追併否望速爲處分翹俟翹俟新
任劉尹志行甚佳且老成有幹局必堪厥職但縣事
廢馳已久奮振似當以漸望公曲賜教掖假以歲月
俾得從容料理庶可責其治効也

答朱巡撫

辱示條議皆鑿鑿可底行至於罪人就近發戍事尤足

其良策此不獨貴治即近邊諸省皆可行也

與薊遼督撫王鑑川

承諭失事宮軍不必提問徑付軍門處治知公微意欲借此以申軍令也即諭意本兵必如所請近𢀖關訪挐南兵開其事已往且經戚帥重治何又爲苛求如此聞該道誤信一二屬官之譖多方羅織務在挫辱之使不得有爲果爾薊事終無可振之日矣望公與撫臺曲爲一處庶閫外之事得少展布也

答兩廣總督劉帶川

伏讀大疏賊巳在目中矣但廣中人情多變將領貪利

於養寇奸民樂於從賊此連寇所以得遊魂海上也
願公留意焉所請已如命借發南部銀五萬兩計先
後奏留及　內帑所發各省所餽不下四十餘萬仗
公雄畧似亦足以辦此矣如再不敷又當措處羣情
喁喁佇聞凱捷以舒宵旰之憂

答浙撫谷近滄

兩承翰示領悉武備弛而財用乏文武將吏虛文塞
責此不獨浙中爲然　朝廷方欲綜覈名實以興太
平奈何積習成風因循難振此在司風紀者一加之
意耳頃閩粤騷患將及浙預防之策兵餉爲急乃

往者撫臺每一人至即奏請蠲貸徒爲節省之名不思幹濟之實脫一旦有急帑藏空匱當其時能不徵派於民乎此務虛名而貽實禍者也昨敝鄉周道長者亦曾以此告之須兩院同心籌畫事乃克濟也

答督學曾確菴

承示大閱事誠爲要論今武備廢弛如此不及今圖之則衰宋之禍殆將不遠僕於此事頗殫心力乃昨南科有疏又以此非急務今　朝野喁喁方謂　朝廷舉希曠之典九邊將士亦莫不扼腕而思奮而此君乃獨持異議人之識見栢去豈不遠哉邊貢事不

知名郡已徧試否此與歲貢不同但求得儁不必取盈近例甚嚴昨楚中已黜四人矣若諸郡尚有未起送者幸嚴加甄別合諸郡之士而試之優劣乃見惟其人不惟其地可也

答陝撫王鑑川

關西三獻捷音斬馘逾百實數年所僅見者仗公雄略分陝得人　朝廷無復西顧之憂今誠欲與文武之業豈不在擇任賢儁哉功高而賚薄尚當有待也

與楚學憲胡廬山

敝省文宗借重高賢命下之日輿論稱允惟公遵養

已久亦宜及時效用幸早戒行以慰羣望昔也倦翼知還今也無心出岫時行時止無意必焉可也

與憲使羅月岩

令舅翁轉示華翰雅愛至情藹然盈楮僕以寡昧謬膺重寄一念惓惓許國之忱實不敢上負明時下負所學昨者疏陳萬不得已然知者以我爲忠不知者將爲炫巳而先人也其苦心處惟鎭山公知之難以盡言比者之議雖爲極枉然宿嫌舊怨亦借此而宣泄比巳借重東省肆騶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早戒行以慰鄙望

答福建涂巡撫

頃監丞至得所惠文苑英華一部感悉厚情閩船聞已出洋廣中亦漸有次第計海醜不日盪定矣夾剿雖事關兩省而公之勞勩爲多佇聽捷音以慰輿望

答南太宰吴望湖

大疏簡切溫厚深得大臣告君之體而召對一節尤爲當今急務此事僕輩亦屢次入告未荷允行若此闗不啓治平未可望也柰何柰何

答魏巡撫

往與李選郎談當今人物語及於公謾有云云誠望

公之切爲慮之深故不覺其言之過耳乃公不以爲罪辱垂虛納惶愧惶愧鹹塲之捷本屬奇功本兵守文復欲行勘俟勘至當另議優擢往者薄賚豈足酬哉

答吳操江

比見浙中亦有警報吳越接壤桑土之防不得不預大疏本兵已即具覆又借重暫行撫院事東南有賴矣

答薊遼劉督撫

辱示麾下暫駐廣慶候兵船俱集而後乘之所謂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者也賊雖未破吾已見勝徵矣選
調浙兵即具覆允行但浙中議論苦於調發召募之
擾倘五千人足辦此事似不必復求更代也兵難遥
度惟公裁之

答司知縣

兩辱華翰俱悉但九江胡兵憲原未入京區區素不
識其人實亦未嘗托之不敢市德於執事恐爲人所
誑也近來外間盗竊名字者甚多後有此等事宜細
加審覈

答荆州趙知府

頑奴犯法致煩尊慮惶愧不可言據招承之詞似已明實今欲正法必申呈兩院轉達乃事體也但當時發覺此事止令錦衣衛緝拏各棍原未送法司問理蓋以所騙之人乃一士夫之子以愚被欺若欲送問則受財與請求之人於例俱當發遣已既不能禁戢其下又因而連累他人父子前程心有所不安耳今止二棍監在錦衣衛待此歸結竊意謂不必申呈兩院但求一印信揭帖并招詞原贓差人徑送與僕即將來文贓發與該衛立案歸結二棍亦就衛中處治免送法司也此既不傷潘氏父子前程亦不經由許

多官司留此形迹也僕以淺薄謬膺重任日夕檢點
此身思以率先百辟而頑奴乃致故犯憲條孽本自
作死不爲枉幸爲速除之以警其餘揭帖中明開巳
監故可也其贓銀必解來者葢以二褫見其口詞贓
物乃肯輸服且僕之心迹亦俟此而後明耳今各省
撫院兩司印信關防揭帖論公事者甚多固不拘於
公移體式也鄙事煩瑣屢瀆尊嚴愧悚無巳

與分宜尹

聞故相嚴公巳葬公陰德及於枯骨矣使死而知也
當何如其爲報哉

與劉進士禹謨

別後一辱記問感荷厚情兒輩得奉教於門下幸甚比來頗知奮勵不敢廢業謝君遷期當在八月度其名次當得内除但旣授職則自有官守之責不得專精於教督矣竊思執事大事旣襄讀禮有暇且憶前別時亦曾有授館之約不知終愛否便中專懇幸惟亮之

答淩叅政洋山

惟公宿望宏猷久淹藩服旦夕且當有大畀於左右雅志高懷決不能遂也辱示薊事咸中機宜譚公戚

帥殫忠効實人罕知者賴公委曲調護裨益弘多節得西報虜酋尚未回巢東虜勢孤或亦不能大舉若隘要處墩臺已就秋防諒保無虞需以一二年守備漸修士氣稍振即可議戰矣奈何人心不同好生異議阻壞成事殊可恨耳

答閩撫涂任齋

海賊挾倭奴爲患閩中之訊欲牽我師仗公雄略咸就殲夷從此併力海上盪定之期匪朝伊夕矣慰甚慰甚懋賞酧功　朝廷自有異典孰得而掩之哉

答中丞孫淮海

辱惠佳刻畧讀數種皆入玄造與含菁咀華且其議論不詭於聖人向也吾見公之貌而已今乃得窺其深矣蘘氏有言千金之富卿相之貴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公以涉壯之年早窺道域天所與也願勉旃自愛歸見令叔慮吾證以山中所得何如恐當遠遜阿戎矣

答中丞李浩渠

辱華翰諗麾從巳臨節鎮慰慰慰雲中迫鄰虜境比年主將非人邊備久弛近得趙帥稍覺改觀公資其雄畧授以勝算虜不足慮矣

答漕河督撫

淮徐困敝已極豈堪重罹大災惟幸新渠安流漕艘無恙然吾元元之衆與苦甚矣賴公經畫有方勞來安集得以少舒　朝廷南顧之憂慰甚慰甚大疏一一覆行

答中丞谷近滄

近來考課不精吏治日敝去歲曾一疏陳之而人皆溺於故常務爲姑息以悅下今實行者惟見公之論先尹而已方今幹蠱之時非加意綜覈不足以振敝維風公之此舉其有裨於治道不淺敬服敬服前所

控者不知其人已獲否便中附及

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籌邊

築臺守險可以遠哨望運矢石勢有建瓴之便士無露宿之虞以逸待勞爲不可勝乃策之最得者其利害長短亦不待智者而後知奈何近間一種幸災樂禍之人妬人有功阻人成事好爲異說以淆亂 國是又幸天下之有事而欲以信其言闇者不察從而和之數月紛紛盈耳僕隨事破妄因機解惑舌幾欲敝而唇幾欲焦矣近來稍稍寧帖昨巡關出亦曽與之極言其利害又故以他事奬之而使之知所嚮往

自此之後異議者諒無以鼓其喙矣公之忠赤勞勩人雖不盡知我　祖宗在天之靈必陰鑒之願堅持此心保無他虞僕在此一日必爲　國家肩一日之事今人心不同趨向靡定百爾委曲調御僅得少濟終無能大有建明其苦心極力處有不敢爲公告者亦惟仰祈我　祖宗在天之靈鑒此款款耳西邊屢有偵報虜酋未回目前或可無事再假一春寧謐則緊要墩臺皆已竣役即可議減客兵一枝然此須自公發之爲妙且看明春事勢何如再作商量也大疏所陳計慮深遠規模閎闊非爭逐於刀錐者可望已

下部議覆但人情玩愒已久雖有良法美意不肯着實舉行一切皆成故紙殊可恨也當此斡蠱之時不少行總覈之政惡能振之哉戚帥久不聞問不知比來何如辱翰示之及謾爾具復不悉欲言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寇

數年劇賊一旦就擒仗公雄略收此奇績斯 朝廷付托得人之效也功高賞懋 國家自有彝典本兵方按故事奏凱論功嗣容專賀竊以為滅賊固難善後尤難盖廣之勛勦非一日矣數年以來憂在曾賊耳未遑他圖也今鯨醜雖已就戮而奸民反側者尚

懐觀望山寇陸梁者伺我疲勞海防久廢法紀未張
吏不恤民驅而爲盜此皆釀禍之根未可遂謂寧帖
也且張璉擒而吳平繼之吳平殲而曾一本繼之往
事失策可爲炯鑒爲今之計似宜乘戰勝之餘威藉
兵餉之少裕急將海防事宜嚴加整飭如林道乾輩
旣爲良民便當遵吾約束漁其羣黨釐其宿弊如懐
疑貳卽可名之爲賊因而除之仍當於沿海一帶分
區設寨修飭兵船嚴申海禁又廣中原題設六水寨
今宜選諳習舟師分任責成至於山寇乃坐守虜耳
勝兵往加勢如破竹亦宜殲其渠魁後乃可議招撫

區畫已定然後簡汰有司一意拊輯所謂秉威之後以行惠則惠尊而民恍此數世之利若狃於一勝遂謂無事而姑息以求安竊恐亂本不除餘毒再作終當復勞尊慮耳萬里之外事難遥度苐以管闚賁之左右公其採而行之幸甚

答楊兵憲

近邊兵憲待次撫臺比者借重寔遴選也願益展猷爲以需祟簡蓟事不振久矣頃雖加意整飭𥙿聞實效弊在人心不一論議煩多將令不行士氣難作此雖督將領之責然司道實分任其事幸公留意焉

答薊鎮戚總兵

廣事自區區力主夾剿之議及請發帑銀先治海賊諸事人皆未以爲然今偶得成功幸也但善後之圖全在督撫頃所示者悉中機宜已卽授之於熊巡撫矣

與漕河督撫

敝省改折漕糧三萬石原因荆州左衛移調　顯陵該衛運船灑泒江西無軍無船其勢不得不行改折非暫因灾傷蠲免者比也昨該部不查緣由議復本色竊以爲欲復本色必先造船又議撥軍今湖廣一

省軍衛除邊方守禦外大抵皆爲運卒矣今欲增撥將何所出造船旣費不貲撥軍重行勞擾而所復本色不過三萬石况京軍月糧近亦本折兼支則改折事體亦爲兩便又何必拘拘以復本色爲哉今當下貴衙門查議惟公留意熟計之幸甚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

前承差去姿有所陳管闚之見聊以助公一籌耳玆辱翰示欲以貴恙引去大失鄙望炎荒勛勦使公獨勞僕輩亦何嘗不以爲念但善作貴於善成克終乃爲有始萬一代公者不得其人致墮前功則公之盛

美毋乃亦有缺乎大疏部已案候願勉思　國家大計愼醫藥厚自持以副羣望幸甚

答司空林退齋

近見南中駱掌科疏始知公所以屢疏求去之意雖然世之所望於大人君子者固以其能弘濟於艱難也古人迂身善君不潔其名願勉抑高懷以副羣望

答閩中涂巡撫

廣寇遇閩師而奔勢窮力憊折腰之免虜者得而置之論其功閥自不可同日而語但以兩省事體不得不均處耳功高賞薄即鄙心亦深歉焉

答廣中督撫

辱華翰領悉不用斗粟片甲而使積年逋冦皆束手歸降買犢賣刀之化不足以媲美矣慰甚慰甚贛兵援廣聊以拯一時之急耳向此中有欲議留蔡將者僕力止之今廣冦漸平不容再借矣

答方巡撫金湖

惟丈雅望雄才久困鹽駟茲者諸公之舉實出輿議之允正人登顯　國家之幸也賊入應州據報四萬實不過一二萬兩鎮之兵併力蹙之諒不敢深入但虜居塞外者尚多宣鎮空虛殊爲可慮丈宜與繼津

公孰計嚴爲之備

答施兵憲

辱別教領悉往者部擬推陞稍有一二間言後訪之郡中士民咸切傾戴其議卽息公更勿以此介意但委心任理仗大公履至正至於道之通塞有命存焉決非人所能爲也今人心叵測時事艱難遇事則委難以責人事乎則抑人以揚己誠有如來諭者至於居上位者一有爲　國家任事之心尤不免於人之相議捧誦至此再三興慨嗟乎此正僕之茹苦而不以告人者也然僕之所以自處則亦唯委心任理仗

大公履至正而以通塞付之於命耳將奈何哉辱以
僕為知已故敢盡其區區

答南司徒馬鍾陽

惟公昔在司農僕忝冑監以官曹之伊邇幸得時時
瞻儀範奉清論羔傾向者久矣比者　主上留心國
計召公於留京委以重任輿情顒顒方以得人為慶
公乃獨眷念慈闈浩然長往既違鄙願又孤衆心詢
知來使言太夫人福履倍增公亦靜攝愈勝不知承
歡之暇亦嘗以　主恩士望為念否乎僕因緣際會
謬叅重寄深惟寡昧無補於時惟有薦賢一念庶可

以報塞於萬一而今海内名流適於當世之用寔未有踰於公者此惓惓之愚所以結注於左右而不能已也李帥功名著於閩中旣與地方相安何必又為更置辱諭俱領悉矣

答張廬山

往銓部問可為督學者僕妄以巳見列足下及海内名士十餘人以應之今皆次第登叙獨足下尚滯薄書之任然或又以足下之才器即亦畀以重且大者不必更煩於文墨間也幸努力自愛僕寡昧竊抱敬賢之心居常所推轂天下士甚衆然而皆不欲人知

敢以口惠市德於足下哉致煩遣謝深以爲媿人旋草草附復厚惠槩不敢領輒用歸璧統惟鑒原

答督撫魏確菴

公之情悰苦切西石已備言之顧以疆事孔棘不能從命耳茲奉來教即白之太宰徐當爲公處

答督撫王鑑川

諸鎮斬捕首虜幾二百級自來出塞之功未有如是之奇者宜破格錄敘以風諸將而人之所見乃有大不然者其時僕偶以病出沐不獲與議徑從薄賚然公論皆以爲未允俟勘疏至尚當有處也

答南司徒張華峰

僕以孤直不能徇俗取容謬當鼎軸爲衆所忌聞公以令親陳道長在南中密爲護持感戢洞於心膂然知公此心非獨私於僕爲世道慮也今歲南北俱水閭閻嗷嗷此中隱憂伏禍又有不可勝言者僕以寡昧秋毫無補於時而拙直之性又不能浮沈和光以保榮祿惟當引去庶可逭責耳

答憲長楊晴川

辱示城守保甲事宜皆地方切務但患有司不能着實奉行耳須屢省詳覈之庶不徒爲文具近來薊事

視昔何如當事諸公經略亦有次第否今歲雖幸寧謐來年尚有可慮諸公爲備果足恃否便中更望密示

答薊遼總督魏確菴

遼左重鎭正仗雄才乃西石道公中欵懇至不得已勉從所請然區區之愚於交情雖篤而爲地方計則踈矣行矣强食自愛墨子之突恐不及黔也

答中翰張後湖

辱揭示領悉䟽當案候春初戒行可也令先翁之謚不稱其行公評咸以爲歉昨已致書雷院求爲具題

請政矣茲有一事敬聞掌記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内閣所藏册府元龜一部其後文簡公卒於京邸其僕即將此書於部前貨賣令先翁識其爲閣本也贖而藏之於家嘗語區區曰吾欲將此書仍送内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僕時起賀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而令先翁亦逝竟弗克踐其言今憶此書必無恙也僕欲倍價奉贖仍歸閣中以卒成先公之志惟執事其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翁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皆楚人也將以媲於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不亦美乎

按文簡公石首張璧中翰先公茶陵張治也初謚文隱

答遼東巡撫方金湖

遼左重鎮仰仗雄才簡命自天允孚輿論在僕私衷尤爲欣忭雲中賴公秉持公議聞燕院近亦洞豁無苛責皆公調停之力也

答山西按院饒成山

遠辱華翰知旌節已臨三晉慰慰別諭云云深感至愛太宰爲人所傾殊可歎憤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爲也

答湖廣按院雷信菴

屢辱華翰深荷遠情龍湖老先生改謚事即辱允命存沒啣感聞榮滿届期代者擬是遵化陳君此君沈毅敏達可繼公後敝府太守代趙者王君亦佳士也地方有頼矣

答遼撫方金湖

辱教知旌節巳東無任欣慰遼左虜警多在春間防禦之策所宜預圖二帥更換原非鄙意但議者以彼中鎮廵頗不相能欲借此處之耳議尚未定辱示俱見留念邊鎮至意

又

適借東藩又移西鎮諸老之意僕不能違所喜馬帥素辱知遇文武輯睦邊方之幸也初春已聞有小警願遄發征旆以慰將士之望

答湖廣撫院劉唐岩

承差至辱華翰領悉監利賊首既已首服自宜宣布威信許其自新土司讐殺雖其恒態但至於刼質衛官則事體重大必須會題惟不宜輕調兵動衆矣從容以計取之幸責成該道兵備於軍衛有司中選有智略知兵機者專任其事或討誘相近土司伺便圖之可也去歲敝縣遄欠漕粮甚多荷臺下曲處其有

德於地方甚厚但借過藩司粮銀亦宜補還也

答荆守徐太室

辱華翰慼戢厚情惟公卓行宏才久淹外服屬者楚中學憲缺擬借重而銓曹以公資望旣深旦夕且將畀以重且大者不欲更以文墨相煩而不知公之標格蘊蓄於此更爲宜也老親家居深荷垂念啣感無任施州土官事前已具復傾科中以爲言生譬之金崗事情與四川都蠻不同故部覆亦甚圓活大抵需以歲月討處之自定

答閩撫熊北潭

比聞山海餘孽尚爾縱横知公籌畫爲勞乃其用兵次第則宜以海寇爲先浙兵旣到宜及其銳而用之若屯聚坐食無他奇道以取勝使山賊得乘吾之懈非善計也

答楚按院雷信菴

比者旌節按行荆南辱枉顧敝廬兼承厚貺感感荷感荷辱教江堤經始羣盜解散在僕得免鄉里之憂黎民咸獲安恬之利公之造福於楚人所宜世世而俎豆之者也差人旋草草附謝感仰之私萬不悉一統惟亮存

廿一卷終

荅應天巡撫海剛峰

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與參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爲　朝廷奬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

荅薊鎭巡撫

虜馬弱矣乃敢驀入塞內遊騎徃來乍進乍退此必誘我也馬帥堅壁威平遏其東犯甚爲得策致之平川出其不意以夜取之必獲志焉但恐我力少備多

不敢輕動耳計此時當已退遁卽無斬獲馬帥之功仍當優錄幸與察院一計之

荅薊鎭撫院王鑑川

辱翰示知已得代東征有日無任欣慰虜馬南牧自春渉夏誘我逋逃擾我穡事彼能多方以誤我而我竟不能出奇以制之邊將可謂無人矣今秋之事深爲可虞望早發征麾預緝雄策以副　明主倚重之意大疏所陳事事據實皆可旋至而有效者卽寄語西石公經畧旣定惟當遵行約束守而勿失可也

荅藩伯施恒齋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兢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氷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達主知而巳其濟與否誠不可逆覩也辱華翰勞問勤渠深荷道誼眞愛

答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承教虛寂之說大而無當誠爲可厭然僕以爲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巳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

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爲病苟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則曰致曲曰求仁亦豈得爲無弊哉願與同志共勗之也

荅薊鎭督撫計邊鎭臺工

臺工之議始終以爲可行確然而不搖者惟區區一人而已辱示云云近來會士大夫未嘗不一一爲譬曉但今人任事者少識事者尤少任事者眞見其事理之當爲而置是非毀譽於不顧不識事者未覩利

害之所在而喜爲欵言聽說以眩名兩者相與宜其說之嘵嘵而不可止也世事如此可嘆可慮昨部覆兵科疏尚欲下督撫議區區再三曉以項總督疏臺工限已寛矣賞已併矣大工垂成奈何終止既不可止又何議爲徒使任事者疑畏而自沮耳部中因予言而止覆詞頗亦分曉會軍門可達此意勿生退悔今年虜情可虞聞鎮中哨夜亦有得至虜帳中者想得其的耗幸密以告我當秘之不泄也

荅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辱華翰知已建牙誓衆矣欣慰臨淮一至軍而旌旗

服色皆爲改觀豈獨其法嚴哉盖亦威望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關西稍異虜強一也雲中北直虜庭板升叛逆倚胡爲患二也士無鬭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惰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爲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瘳乎願熟計而審圖焉

荅北邊撫院孟豐麓

往時總督當秋防之時即移駐懷來雲中三關聲援遼絕議者每以為言然薊山一帶逼近　陵京今復舊制令督撫仍駐陽和居中調度東西應援可也乃欲盡撤入衛之兵棄南山而不守則失策矣且防守數年虜中亦知有此徑路一旦棄而弗守假令虜乘吾之間以一軍綴上谷守將而以勍卒掩吾不備當其時誰任其咎乎善謀國者必不如是之踈也大疏請兵亦為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卒使之乘障遠戍恐不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答薊鎮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即月三日得大同密報言把都兒於月中旬領三十騎來俺酋營約搶京薊俺酋遂率衆於二十等日徙營威寧海之東調集諸部日漸東行云云據此與公所遣偵探相符則虜之東犯必矣聞虜中荒旱饑疲馬弱諸部東西相牽心不齊一或未能深入然不可不為之備今議者咸謂薊人疲於工作決不能戰公誠督勵諸將鼓率士氣併力一決則呶呶之口不攻自息其南兵三千宜置之前行當虜卽有損失人能諒之若令北卒居前而已擇利便則憤怨愈不可觧也年來困於薊議心焉如擣苦廟堂不能擔當視聽

疑惑奈何奈何京兵已促之赴鎮本兵懦弱甚可慮也

荅薊鎮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項得譚公書言各路措畫已定戒備甚嚴諒保無虞但聞虜欲分道入犯則我之勢力自分曹墻古石譚公已自任之馬大付之戚帥燕河以東願公當之胡守仁南人恐威力不足以制諸將須公親駐邊隘督勵將士乃能有功拒之不入此爲上策卽不幸而入亦望思爲可戰之具因地合營懸賞勵士乘間覷擊彼亦安能狂逞哉薊事經營數年覗此一舉望公留

意辱示某生所著書皆根及理與匆匆不暇細讀聊取其一二策觀之蓋篤志好學君子也惜其齒暮無以自見得公爲之表章亦足以償其平生矣

與薊鎭巡撫

虜情叵測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昨巳申告薊人務以整暇毋勞擾毋忘備但得西警少緩專意東防虜雖入吾據灤河以東無足憂者觀公措畫不俟遇敵巳見勝徵矣老酋若果不東則上谷雲中恐不得安枕公宜戒諸帥嚴爲之備板升大饑聞日有南歸者亦可因其饑而招諭之

與薊遼總督謀俺荅板升之始

賊聚而西患在雲中晉陽矣既有的耗公自不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尚爲可慮幸留標下一二枝以東事托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聞土虜亦未動薊中或可無虞即有事薊人自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密切圖之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爲大同守所壞殊爲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同俺酋老矣其子台吉嘗切齒此輩欲盡屠之乘其危懼之時招之易耳此一機也彼中荒旱饑窘人思南歸此又一機也故願留意熟計之今東患在屬夷

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圖也人旋附此以備採擇

答宣大巡撫劉白川

頃據東西報虜謀皆已解散過望後無警則薊永之間可以安枕矣此雖　朝廷有福胡運將衰然先聲伐謀屈兵不戰在督撫諸公之功尤當與殺敵者同論也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過虜爭功

宣大之說妄誕狂肆見者無不笑之其意不過妬薊人之戒備却虜欲邀以爲功不知彊埸寧謐　國家

無事人臣并受其福奚必功之自巳出耶其疏不復下部徑批量賞盖恐部覆又滋口說也公於此但宜付之不知置之勿論若與之辯折則又一某矣事寧之後可上一疏言今秋虜情據宣大初報十分重大邊臣恐懼無措躬履戎行晝夜戒備賴天威遠讋廟堂指畫西鎮之強兵猛將既有以振其先聲內地之足餉守要又有以破其陰計是以醜虜畏阻自行觧散在我無亡矢遺簇之費而在彼有奔走約會之勞臣等待罪邊疆幸勉愆戾云云不惟不與之爭功而反推以與之彼當嚼舌愧死矣恐公聞之或不免動

意特以走告統惟鑒裁

荅兩廣督撫

頃廣中士人力詆俞帥科中亦以爲言該部議欲易之僕聞此人老將知兵第數年以來志頗驕怠意其功名已極亦欲善刀而藏之論者之言適中其意前聞公以十月進剿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代者或未必勝之且撫按俱未嘗有所論劾乃獨用鄉官之言而罷之亦非事體故止於戒飭然不知其人畢竟何如公與同事必知之真若果不可用亦宜明示以便易置也

答兩廣李蟠峰

各處有司當易者多但甲科今已除盡須俟新科然僕以爲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若廉其已試有效者就近更調可他途亦可也容卽與太宰公議之大抵論廣中諸吏官以操守爲先廉且能上也卽不能兼且先取廉者盖數年以來廣盜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滋蔓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淸貧盖自古以爲難也愈大猷者畢竟爲人何如便示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答爲後來入貢之始

昨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不知的否俺荅之子見存者獨黃台吉一人耳其孫豈即黃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處之望即密示以信所聞

荅鑑川策俺荅之始

虜種來降雖　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徃年桃松寨事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頃據報俺酋臨邊

索要僕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
令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
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來降
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酋
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
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
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效款或斬
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於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
塞乃可奉聞　天朝以禮遣歸令乃肆其凶逆稱兵
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宣大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來

則來吾有以待之且聞汝子辛愛怨汝之愛少妾溺
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踈其種類旦夕且將殺汝汝
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
動又聞那吉之來皆其奶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計可
使人密誘之曰我太師知那吉之降皆是汝意汝誠
識事體知順逆者今太師已奏聞　朝廷大大與汝
官職以賞汝功但令老酋臨邊索要願進羊馬數年
贖取汝等得卽寸斬汝矣我太師念汝等慕義而來
不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
可取老酋之首除汝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卽封那吉

爲王遣兵送汝等歸故地永爲中國藩籬長享富貴渠聞此言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也虜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言所淆今冬節已深塞外草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今歲饑荒頭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於奔命計阻於多岐衆叛親離内難將作此亦天亡之時也向者僕固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

遁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眞虜分配將士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於一處恐生他虞書生之見聊備採擇統惟鑒裁

再荅王鑑川策俺荅

降虜事一如公所議　旨云且與做云　旨另用皆含蓄未盡後來操縱自有餘地在相機行之但聞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爲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願公戒勵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

道擣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
不必以斬獲爲功也薊鎮援兵已有　旨掣回西防
冗中草草統爲鑒裁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欵貢事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聞於
上然後擬　旨處分閫外之事一切付之於公矣乃
昨承翰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僕竊
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承教謂宜秉老酋
欲孫之急因與爲市誠然但　朝廷納降和戎須自
有體今旣與之以官卽爲吾人若謾然而納之率然

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實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眞與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盖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駑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先布 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僕料老酋此來決不敢搶東賊之入非其本心昨已

客授方略於方公趙帥計此時想已出邊若諸將肯併力一挫之則黄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計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筭矣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衆議所格措畫少失遂棄前功故敢陳其愚

又

頃有妄言者已奉　宸斷黜之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　朝廷

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筭也來教有授使口
詞及虜中來語殊緘無之想忘付來使也虜使以二
十日發去計今想巳得其要領必如初意執送趙全
等首惡數人納款效貢索其番文信使乃可奏聞
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吉一職銜賚以衣幣禮而遣
之則老酋旣感不殺之恩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
以銷其惡毒懐我好音邊境之利也處分有緒望先
期㝓示或更有商量乃可題請虜酋賜衣差人於内
庫揀鮮好者付去使賚致乗卽命製予之大疏巳下
部當先行優賚徐議陞復耳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欵貢事

閒諜一行虜即喙兇賴　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虜甚慶甚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令執送諸逆酋永不犯乃可奏聞　朝廷禮而歸之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也今錄去寄鑑川前後二書奉覽鮑崇德返自虜中倘有定議幸星夜寄以見教以便措畫鑑川謂馬帥賊在門庭按兵不赴意甚銜之僕再三爲之營解謂老酋方駐在近邊渠豈敢輕身東援乃得免於重叅公須爲調護於中可也今秋邊事公功最多須先行薄賚徐當議處

寄太史吳後菴

念昔與公投分非淺中更離隔可爲惋嘆玆當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於適軸賁束帛於丘園而公以青年儁才竟爲例格一蹶而不振豈非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職而不能抑公之人品能使其事業不顯於當時而不能使其文章不傳於後世其所能者則旣無可奈何矣其所不能者則願公勉焉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降虜事前已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却責令奉表稱臣謝 朝

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稿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亦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筭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全等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也大疏早晚即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望公與金湖兢兢圖之公亦須移駐鎮城庶便措畫又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質之以相當統惟留意

與王鑑川討送歸那吉事

向者奉書誡爲過防辱來教事事有備可坐而收功矣慰甚慰甚初擬老酋賞賚那吉加官後思今虜所急者在於得其孫且了此一事待封貢事成則其部下酋長皆授官爵而老酋例有蟒服之賜向後給之未爲晚也旨中不重執叛而重輸誠哀懇蓋　朝廷懷柔外夷之體幣布已於內庫索出星夜賫上到卽行事毋使虜久候心變小酋旣去宜厚撫之傳與方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賚皆宜從厚彼亦人也能不懷感他日有事卒相遇於疆埸知軍中有王太師亦必避公三舍矣此在公可以便宜行之

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欵效貢俟其誠
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
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趙全諸人背華即夷爲日久矣
彼豈不預結於俺酋之左右邊墩之人亦豈無爲之
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
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狗乎萬
一語泄彼得而謀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　朝廷
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
於　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
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

強平虜城外遊騎不絕轉餉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
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欵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
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
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欵既伸我之懷柔有體若
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
蕃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虞者二也今之議者
皆以小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於封
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今邊防
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
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

不必一一以聞也諸逆旣入境可卽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於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近邊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刼質卽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阿力哥斷不可與之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望公審圖之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聞之意或沮阻願公曲加慰勉此事關係甚重倘處置少失雖離地方責亦難諉況未必得去乎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旣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彼雖有言廟議已決無足恤也

荅徐太室憲長

虔中之轉已乖輿論至乃橫被口語形之論列則是非倒置甚矣疏中所云絕無影響即欲擬旨徑留又思衆不可蓋公論未伸將謂僕有私於公則公之卓行貞操終無以白於天下矣故不得已而行勘已曾達意代者令其虛心體察毋入先言諒人心之公自不容泯近訪之敝鄉人云公以志行高潔爲衆所忌似不宜獨咎一人以自樹敵也

荅王鑑川

虜酋內附逆賊伏誅邊境敉寧神人胥悅此不世之功也加秩廕賚未足以酬尚當有待封貢開市與虜

約豈宜先背奈本兵畏縮異常庸夫尚多異議將來
若欲收功未免復排衆論但僕昨於處降執叛一事
心力已竭今未知復能任此事否時難得而易失功
難成而易壞奈何奈何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僕竊祿無補濫被恩私夙夜省循顛躋是懼乃辱華
翰遺賀益增其愧耳感謝感謝封貢事乃制虜安邊
大機大略時人以娼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
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　國家以高爵
厚祿畜養此輩眞犬馬之不如也僕受　國厚恩死

無以報況處降納叛旣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待大巡至仍當極力贊成但許貢之後當更有一番措畫金湖旣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須借公威望屈留數月庻可免事後之慮耳

荅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欵效順乞

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欵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塲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

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旣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旣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旣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

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　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
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
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
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
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
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
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
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畫一而議者猶呶
呶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
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鎭

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　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荅南御史張懷川

使至辱華翰深荷稚情比來南中諸疏皆愜輿論臺諫公議所出　朝廷耳目攸係願諸君勉旃毋以言爲諱也

寄陳松谷相公

都門解袂與玄老相對哽咽者久之不惟感德傷離蓋亦惜大賢之去國嗟善類之無依也別後邊聲四

起羽檄交馳幸內外嚴備虜亦旋遁有間卽有虜孫

來降之事　生上用愚計幸而時中板升賊首繫至

生致於闕庭誠　宗社之福邊疆之幸但外寧內憂

聖人所戒未知向後何如耳此必台念所切敢以奉

聞餘惟若時珍攝以需寵召辱長公惠書冗不及裁

荅師翁旣去不宜復奪　上左右簪筆之臣也幸卽

命北發以慰惓惓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娼嫉之心而持其庸衆

之見本兵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於文華殿

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
故事揀付本兵然啾啾之喙雖已暫息而睊睊之讒
伺釁而動彼旣不能爲而妬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
之無功而求中其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
者也昨　旨乃僕所擬其中盖有二意一則欲公悉
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
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氓
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
處置使邊氓賭利則人及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
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聞廣鍋鋑

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貢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旣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鎭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啟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於鎭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無令得入鎭城三也馬趙久爲邊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眞虜而又有內主封貢之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含憤蓄愁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旣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積

根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猥開墾荒屯充實行伍鍜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賞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冒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讒妬之口後四要不預

書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貽他日之憂僕與公委心爲 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之幸甚幸甚

荅荆關水部金省吾

遠辱翰貺深荷雅情客有荆南來者道公權政清肅誠近年罕覯濟時大業大受根基於此可窺其槩矣敬仰敬仰厚惠不敢當附使歸壁外小録奉覽諸惟鑒存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終

致微仰冀惠不敢當附使歸璧外小錄奉覽諸惟
致近年罕覩濟時大業大受根基於此可尊主庇民久
諒輔朗深荷雅情客有荊南來者道公植政清肅
咨荊關水部金省吾
文華甚幸甚
爲國休戚相關故敢瀆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
事文則責市鐘火無益反貽他日之憂矣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與薊鎮楊巡撫

虜巳東行不知遼左有備否貴鎮淸查虛餉萬有餘人數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　國計者方且嘖嘖稱羨乃聞近日又欲募卒補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額之外方患無以給之賴此補數似不必更招浮濫以滋冗濫也又聞百川公有示令軍士有能告言將官虛冐軍餉者賞銀五十兩恐啓陵上之漸然其中必各有謂不如所聞幸審以見教東事無日不在鄙懷故喋喋如此統惟原亮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辱華翰知已建牙視事矣無任欣慰北虜乞貢頃於文華面奏奉 宸斷行之惟三邊事體稍異須兩督撫會議耳嚮水極當虜衝急宜脩繕昨何君請馬價原與督府會行乃太僕遂加醜詆過矣神木兵備查盤道長有疏意欲照舊似宜從之其參守兵馬亦不必更究矣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辱示知安酋事已有次第別時所云今一一具獲實效審爾則差官可不必行矣此事不煩一兵不費斗

棄而凶狡服罪地方敉寧公建此大功宜膺上賞俟
大疏至當有以處之

答督撫鑑川

封虜使者本兵依違久之不能決竟遣一參將行其人年少輕率恐不可使之見虜酋第令捧 勑至幕府另選邊吏充使可也副之者鴻臚署丞王勳頗諳夷語能辯番文可備驅使惟裁而用之偶患泄瀉伏枕占授不悉欲言

答廣西撫院李蟠峯

古田積寇盪平地方寧敉公威德所及遠矣頃本兵

奏績薄行陛賚聞廣左又以大捷隆恩懋賞當有待
也　聖德光被南北寢兵僕伴食無功陰受其福

答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積寇盪平黎庶安堵此不世之功也乃呶呶者猶有
事後之議雖　聖明遠矚功罪不淆然亦足亂人意
聞其說皆柳州士夫倡之以此見丈之暫留數月不
獨爲地方計亦所以爲丈計也近來人心不古好生
異議以其娼嫉之心而持其膚淺之見惟欲偏狥己
私不顧　國家便否卽如昨年虜孫之降舉朝駭懼
以爲不可納僕曰納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貴州

之事撫臣請兵請餉衆皆曰可許僕曰此渠叔姪閒爭殺耳不足以煩　朝廷古田密邇會省㝡爾小醜敢猘　天子之命吏不容不討衆皆曰劇賊據險兵力所不能加即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費五六十萬不可僕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諸君但觀其破之此三策者皆大違羣議而僕獨以身任其事　主上用僕之策幸而時中矣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綻阻毁成功以快私指嗟呼人臣爲　國家忠計可如是乎若僕則誠愚矣前承教廣鹽議鑿鑿可行然必得丈處置有緒後人乃可持循恐終爲異説所壞也

南明磊落偉奇之士昨卽欲引寘部堂以其夙蒙訾議今初召起聲實未著故暫借敝省撫臺旋當與丈先後登進耳同年在仕籍可用者無幾他日爲　國家柱石在丈與南明公新安一郡差此連璧敬羨敬羨先後領華翰或不能盡復大都具此統惟鑒原

答楚按院陳燕野

楚中連歲災饉人不聊生公精覈吏治脩舉實政百方省節加意拊循楚氓所宜世世而頌祝者也去歲秋闈流言倏起旋滅今則惟聞頌聲休譽而已徐憲副昔守敝郡甚有政績而特其才守屢憎於人雷院

之論蓋誤聽人言非有私惡也襄漢士民自有公論願公博訪而審聽之如事有實跡則亦非僕所能庇也

答松谷陳相公

別後樞衡之地屢致遞扈機牌盈野鳳翔九霄以翁之出處視令人之去就豈得盡日而談哉欣慕欣慕蕪錄向欲呈覽以無便翼茲撫臺承差去敬附二冊內學論二義論及策之一二三篇出拙搆知已傳咲於蜀中久矣倉卒不敢脩起居之敬尚容專候統冀台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頃五月二十一日巳封拜虜酋俺答為王諸小酋俱授以官職入貢互市次第舉行獨西虜未靖兩督府會議部中遲疑近有人云公謂僕以舍親西石之言變其初說此傳者非也西石之意原與鄙見相左僕初未嘗因其言少有疑阻但以西事與宣大微有不同所慮者撫賞之費無從措處故耳行兩督府虛心計議務求停妥今東事既已就緒在西勢不能獨異幸早決大計以便題覆

與楚撫院汪南明

辱惠不敢例辭登領感謝承教云云今日籌邊第一
計僕已慮之久矣但譚戚二君數年間大忤時宰意
幾欲殺之僕委曲保全今始脫諸水火一旦驟用之
恐不可成徒益衆忌且以九邊萬里之遠馳驅經略
而責效於三載之間即二君高才亦未能辦也當取
公策秘之錦囊中酌而行之大疏封還未敢宣泄惟
與台原

答兩廣殷石汀

前有小東言近事頗悉不審徹記室否紛紛之議聞
皆起於柳人聽者不察率爾奏牘其中自相牴牾

無的據幸　聖明遠矚公論昭然公亦不必以此疑阻要令餘毒盡銷士民安堵則忌吻浮談不摧自破矣人旋附此諸惟鑒存鑒

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新河之議原為　國計耳今既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營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幸早以疏聞亟從寢閣始者建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

又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憶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別揭所

云剴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
之議今日始决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
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郎過玄翁
言其不可成之狀玄翁亦慨然請罷盖其初意但憂
運道艱阻爲　國家久遠計耳今旣有不可自難膠
執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爲可行而行
之固所以利　國家以爲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
國家也此翁之高爽虛豁可與同心共濟正在於此
誠　社稷之福也海運一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
尚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乃可圖之僕猶慮海

禁一馳他日更有可憂者耳大疏會同巡撫梁鳴泉
不必另疏

荅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萊新河始卽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玄翁未
敢遽行沮閣故借胡掌科一勘盖以胡固玄翁所親
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爲是非且躬履其地又
非臆料遥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
洞切玄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沮之而自罷以是
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
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雖竭盡心力不過小補而已

終無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謂也其膏施不光者也王歆所在齊中政事何如兩司及諸郡長吏孰爲可用統希見教不悉

答閫中憲使李義河

使至辱教知道從已入關良慰鄙懷以丈素所蘊蓄豈欲專一丘一壑以終老者哉古人云得時無怠裹糧躍馬猶恐失時今　主上虛已以任宰相百執事師師濟濟咸欲有所表見周道寧夷俘門墐塞以時言之似亦可矣願丈急乘之毋怠又喜欒轉近關旦夕且將有大昇焉

答南宗伯秦華峰

惟公昔以[illegible][illegible]家議私心嘗爲不平會在位者有不悅於公未敢昌言之也茲幸玄翁掌銓文雅敬重故得以贊其區區顧留署清閒尚未足以展攄宏蓄耳徐判屢有書來道公相念厚情感切感切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前得饒君書虜王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來市　計虜帳既歸豈能驟返商民一　散難以復集當秋高馬肥之時值新虜將至之銳求索必多釁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爲措處耳茲奉教知虜尚未去市期近

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爲妙何必又改期再約乎饒
疏已寢不上一切惟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
稍稍西行以彈壓之虜王聞公之來必堅奉約束且
大軍在近三晉之文吏儒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
爲疆埸擾慮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酋動以封爵誇
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歆艷之甚善甚善僕嘗恐
虜不慕官爵之榮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馬與吾相
角於疆埸則眞無可奈何今誠有慕於我我因其機
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數萬之衆皆可折箠
而使之顧今時人皆不足以語此反以爲狂且悖耳

非上谷二市甚得其利黄酋彌耳帖伏皆仗公威望遠懾但水泉事完則大功克就矣頃慶禮告成中外胥悦在僕私心尤爲欣忭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坐鎮在雲貴土司原有故事但須擇廉愼有謀者遣之不然反足以納侮啓釁前見水西衆頭目有疏言安國亨子幼不能統衆此必安酋使之但其中委曲亦宜審處貴竹土司與雲南鎮守不同難以例論或省諭安酋令其安插阿傀停當及各犯盡數執出贓錢糧摃補俱完許與乞恩盡赦前罪照舊管事則坐鎮亦

不必遺矣阿傀既出省城禍根已絶向後家事亦豈盡卯翼而乳哺之乎在公心知此意審計之耳然事機遼遠不能遙度不敢中制幸與鄭道詳計之

答憲長施恒齋

憲道長誤聽人言論劾徐君徐君又妄自猜疑謂公揭之轉轉相疑竟成蕉鹿受病之根必有所在久當自知之昨徐君亦有書言此事僕已再三譬曉之渠必開悟其事已屬之陳道長勘處諒爲昭雪徐君平日心行僕固未能深知若在荆襄則誠未可議也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廖河罷議不惟寬東土萬姓財力且使數百年謬計一朝開豁不致復誤後人誠一快也胡掌科之劾議詳明玄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為後來處事之法區區何知焉誤辱獎借深以為愧別楮所云一一領悉

答郝巡撫

西事處置畧備部中方議覆行但未貢先市恐非事體至於家丁增餉數欵乃調停撫馭之策恐不宜與貢市同題已屬本兵酌處之戴公計惑於主斷氣奪於嚴旨故倉皇失措如此人旋草草附復西鎮遼遠事機不能悉知望不時密示以便措畫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今歲徐邳河患更劇將來漕事深有可虞得通此一線以備不然誠預防至計但事関海防理須慎重一應造舟設官皆計慮周悉庶可無虞昨所遣商販須換來面訊之明歲且姑少載試行若果通利逐漸加之可也統惟審圖冗不多及

答宗伯高南宇

辱教知東山情切高駕夷猶殊失朝野之望茲温綍再頒敦勸愈篤恐　上命不可屢抗物望不可終孤區區鄙衷冒與陛儀制略言其槩想亦以轉達矣如

僕輩薄劣不足以致天下賢者然公平生自負謂何可終老林壑乎

答河道潘印川

頃報運舟漂覆近百正糧虧失四萬有餘數年損耗未有如此之甚者 國計所關日夕懸切今海道既已報罷河患又無寧時不得已復尋泇口之議頃已奉

旨煩公與張道長勘議幸熟計其便且將從事焉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伻至奉書知道從已抵關甚慰鄙懷勑書爲管文書

內監所持茲即查付奉勑行事可不須文憑也邊事近稍次第賈誼欲以三表五餌制單于蓋古之謀臣策士所以勞心籌慮敝口遊談冀望而不可得者正在於此今我不煩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贊我也奈何今人爲宋儒之說沁入心脾與之語此如喑烏附異議紛紛幾至顛躓賴 主上納用愚計幸而時中然爲 國家謀則忠自爲謀則愚矣計然三策今始售一 向後未卜利鈍何如辱教云云固知豪傑所見自與凡人殊也誠錄小技不足入目且意丈久已見之故未敢寄覽茲奉命付去二冊其中文字

大抵皆僕所削若學論二一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則全出拙筆也麻姑擲豆猶作狡獪變態可咲可咲丈瑣闥宿望久困藩服鄙心未嘗敢忘有待有待相去伊邇此中動靜想得具聞有可以助我者望不時直教幸勿以秦越相視也

答邊鎮巡撫

辱寄示言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議不決以致驕虜怨憤及奉　旨詰責則又倉皇失措未貢先市殊非事體也處正恰者不知前已授官否渠旣能制吉能卽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盡黃

台吉通佛經識義理昨在宣大調伏俺答老把都二
酋甚有功於中華故特賜勑賞賚此二人者一宜以
計用之一宜以禮處之俟延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略
叙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叙錄公可自
以己意陰厚之以結其心蓋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
寧勢異馬價平給委爲失宜昨喻意本兵此後尚有
斟量也

答總督方金湖

邊事近來處置率已就緒今秋三陲晏然一矢不驚
誠　宗社生靈莫大之慶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封

疆之臣未可一日而忘備也昨具疏請勑飭戒諸邊
御荷　聖明允行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今邊政久弛誠欲
及時整理興建鴻業非常人所能也如虞坡二華故
事借丈以壘經臨戎使旋輙附鄙意外小疏寄覽

答薊鎮廵撫劉百川

調取南兵事俱如高議本兵已覆行矣永東小警雖
聲在遼左然亦不可不多爲之備公但駐適中地方
以便調度似未可便東行也聞公與撫按諸君方議
調兵行粮事薊永事勢與他鎮不同若俟賊巳見形

而後調兵支粮則無及矣事有權宜不宜膠柱惟公
裁之

答南學院周乾明

書稱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
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
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寛義一
切務爲姑息弛縱賈譽於衆以致士習驕侈風俗日
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又崇餙虛談自開邪徑所
謂以肉驅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臥碑所載
著氷霜督學使者俱用憲臣爲之皆有深意南都首

善之地惟公留意焉

答奉常陸五台

僕雖無似夙抱敬賢之心今幸備位台省其所振舉甄拔不可勝數矣乃平生敬慕如丈者顧不能一引手焉君相造命豈其然哉雖然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令弟回草草附候聞以華嚴合論梓行此希有功德也刻成幸惠寄一部別具潞紬二端侑柬統惟鑒存

答石麓李相公

弟平生孤孑寡與獨受知於門下及同居政府一心協德庶幾有丙魏同心之誼中外士民亦靡不懽忭

和合各適其意不啻坐春風而飲醇醪也豈意風雲倏起陰晴頓殊昔爲比目魚今作分飛鳥人生聚散離合可勝嘆哉愴然愴然綠野開尊庭闈絢彩且用慰心自娛而已他何足論盛使回草草附此諸惟台亮不宣

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閭

辱示敝省錢粮查刷已有次第易知單冊正月可完知公爲楚民計慮深遠仰戴仰戴孫方伯前已言其仰承德意悉心措畫此外如溫大參劉粮儲亦誠一時之選也楚人何幸何幸頃得家信言公表閭之命

堅不可回方切愧悚乃又垂念先世再辱嘉貺是重僕之不德也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身爲蓐薦而使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決不忍困吾鄉中父老以自眩其閭里且今歲楚中重苦墊溺少省一分則小民亦受一分之賜在寒門少此無損纖毫而衆多益寡在鄉人則有大惠焉萬望俯諒鄙心出於誠悃並價之命一切停寢則信我之深比之惠我之厚又萬萬不侔矣敢布腹心惟公裁許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策黄酋

黄酋書昨鑑川公亦曾抄寄可本兵此酋貪縱寡謀終

當歸吾覊泄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倔強可用其幾
而制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時用利餌以中其欲諒
彼無能爲也其妻家在三衛者即傳與薊人量加優
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官去歲侵盜二酋馬近千
故二酋恨之已甚其欲尋殺不獨爲其近邊蓋亦思
以報之矣然此雖小僮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爲險料
二酋亦無如之何宜撫而用之以爲宣鎮外藩時時
戒諭以各守分地住牧爲業毋妄肆侵盜使二酋得
借以爲口實但此輩撫賞之資半出軍士月糧割肉
充腹乃自困之道宜有以處吳兵憲道南感公同心

之契思以自効其志甚銳不知畢竟能成否辱示今所宜措畫者一一中的但願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况今時則易然耳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日來屢辱翰教差人皆不索報坐是失候承示大疏八事公圖之旨已有緒要在邊吏着實奉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屯政爲要今之議者皆患兵冗一切務爲清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財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去兵則唐之季世

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
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
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至
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
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黃酋邇
來聞漸就羈紲覩其書詞可見此酋雖狼戾無親然
貪縱寡謀番爲易制第無使老把都與之合埶此孤
虜無能爲也彊埸小釁或不能無在因其機而御之
期不害吾大計耳使旋草草附候屢失裁復并此謝
過統惟監原

答吳環洲策黃酋

辱手書及麻參將揭帖具悉黃酋沉迷酒色憚於西搶祗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威脅屬夷爲之納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敢即踰盟也史大官服屬已久昨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區無相侵盜足矣乃必欲勒之親赴虜帳何爲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貢市甫完恐以疆場小釁棄其大功不知 成祖封三虜王使命方囬寇騎已至許襄毅在大同東邊開市西邊搶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顧吾制御機宜何如耳犬摇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

加爲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父叔諸部倶已臣順獨
此孤虜如其𭔃危以上谷全鎭之兵益以吏大官之
衆令雲中以勁卒擣其巢穴彼何能爲渠曽占十當
死南朝覲其狂躁不常殆天將亡之矣公幸與趙帥
密計如可柔服以計餌之如不可處卽宜以大義責
之明與之絶毋但姑息養虎以自貽患也聞已遣人
好諭之倘得其要領幸卽𭀃寄示萬萬冗不多及

荅雲南撫院阮沙城

得十月二日書知公前後處置安酋事已竭盡心力
功高賞薄深以爲歉然公之勲名著於此矣疏窮奏

事人即貴州承差昨已擒獲重治向來土酋搆釁皆此輩爲之倘解回發遣更加重處毋令得脱復爲他日之害也

答總憲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辱教種樹事邊臣搏美虚套大率類此僕起家畎畝頗知樹藝之理昔謝病山居手植榆柳今已鬱然參天若以官法爲之積歲累月竟成虚謬矣初時人建此議僕即與同事者曰種樹設險亦守邊要務也但只如議者之言決無成效同事者頗不以爲然今已數年迄未見有一株成者即如臺工一事當時若非

僕力排羣議以身任之二華與公殫力運思躬親督理則今亦當爲烏有矣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昨閣中小疏已曾懇切言之自後積習或當少變　國家欲興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終不可振來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愒難振則僕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　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何如何如

答棠川殷相公

僕至知台從已返儷里深慰鄙念宋人有一聯云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孫前一句公已得之

後一句願公勉焉使旋迫節草草附復別具侑柬並
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
生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
淨脩善業皈依三寶我 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全
度不虛哉禮曹唯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另疏但今在
京番僧皆溷濁猥濊之流不通釋典遣去恐為虜人
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我 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
發之公可特作一書以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為開導示

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
坐具之類亦可稍稍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
伏凶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
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爲哉

答臺長蕭兊嵎

辱華翰奬許過情使人愧悚猥以謭陋謬膺重寄頃
又特奉　綸音勉以同心望以夾輔日夕兢兢懼無
以仰承德意所望海内道誼知契匡助其所不及幸
公有以教我也近見督府察院論牧地事不相下其
言皆過激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自宜虛心觀理

務求其當奈何忿爭如此竊意此事非公不能解之頃巳屬意本兵議復牧軍驕悍論久不決或有他虞非細故也

答翰學張鳳盤

别後得途中所寄二書情欵備至慰諭諄切觸事感懷不覺慨然興嘆念知巳之邈闊晤話語之無從也丘園之賁初擬秋期既復思之得時毋怠况既奉特旨召用自應以趨命為恭可勿事夷猶矣賁咨人去草草附復别悰萬種統俟面陳幸惟鑒亮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終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答總憲孫華山

僕數年圖畫邊事苦心積慮冒險涉嫌惟公知之他人不能盡諒也茲賴　祖宗之靈　主上威德所及東師奏凱西虜欵關區區一念報　國赤忠庶幾得以少見矣寔未敢有一毫計功諜利之心昨三疏辭賞由中非矯重違　上意暫且祗領終當懇辭以明愚志焉辱華翰厚貺重增其媿佳綢登受餘輙璧附使者草草附謝統惟鑒原

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冦

廣事披猖已久一旦乗其後遂欲責效雖管葛猶難昨電白報至僕恐好事者不察事機妄生譁議故即擬旨分剖其事假公便宜俾得以自展焉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奸宄不畏良民無依所慮者費用不給將帥乏才公有何妙筭幸一一見教僕無魏相坐測之能然以愚忠不量力每事輙欲以身任之或可爲公一助焉願公安志審畫毋自退阻

答荆州道府辯兩院建坊

往者察院建坊僕屢書止之竟不獲命僕竊以爲未

爲知我者今聞汪凌二公又有此舉使僕疾首蹙額踊躍無措敝郡連年水患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萬姓睊睊口咀咒而心咨怨將使僕爲榮乎辱乎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爲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給鮮爲賓客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餽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項巳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顧公再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眞愛若不可止如向者面瀆云云准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

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柰何益其所有以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餙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義激心違語無倫次統惟鑒原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疊承厚貺深荷雅情辱教欲爲僕建坊表閭往固知公必有此舉已預陳悃愊不謂臺符已下郡且媿且感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僕方欲拯之而未能而敢爲大役以買衆怨且僕前已有二坊省此不爲缺

典而益之乃足以重其過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誠愛我則幸與以所無者若公旣不欲煩有司而又私値以自利是委公惠於草莽也反覆思惟二者俱未得故敢再控諸臺下愚戇不能順承嘉命以速大戾幸惟鑒原

答奉常陸五臺論禪

沈吉士來辱華翰領謝向曾誦華嚴祗見莽宕寥廓使人心滉神揺後於友人處見合論抄本借讀一過始於此中稍有入處佛所說法隨順諸根義無深淺然廣大含攝解脫無礙則是經爲長而論又入法之

大道導師也僕以宿昔頗種善根今得聞無上甚深妙義歡喜無量聞公將鏤梓以行大有利益謹以俸金二鋌少助工費雖塵露之微無裨山海聊以表信心云耳若諸時事世情非高蹈者所樂聞故不具論統惟鑒原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前得西石書言丈不嫌岑寂樂就西曹敢爾推轂若僕私衷固有待也南中人情狡僞詔獄繁興擬議失中致傷和氣誠如尊教丈　留意於此卽澤流寰宇矣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其理而詔獄民之司

命所係尤重頃見今之持法者類以三尺行巳意耳嗟夫天子猶不敢以巳意生殺人况人臣乎包子尚未到渠初聞山東之轉即掉臂而歸還是舊時情態今得此報當欣然就道矣

答宣大廵撫計處黃把二虜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巳籌之熟矣即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爵於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聞把都病巳危篤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欵之徐觀其勢而爲之處增

加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此例一定彼即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減之彼即生怨但可於經費之中少從寛假以每年所積客餉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給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嘗在於我彼欲乞活不得不仰給於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須題請奉　旨乃可其貢使入　朝向巳議定恐難擅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内脩戰守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於虜近見鑑川措畫東事頗

覺窘迫曲徇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為虜制之道也車
夷去留何足為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可以此詰
責之使屈嘗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
又持左券而要我聞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百
人糧賞而其二此妓遂相隨住牧於龍門教場夫盡
車夷之衆粮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
之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住則黃酋又因
而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
養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
五百人粮賞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

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　朝廷實不知也却其聘遂生釁隙致有巳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鑒者豺狼虎豹亦有豢養於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之時給與肉食而巳非可効鷄豚犬馬可擾而狎也今其婦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必爲患公當思余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之所處與鑑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盖求貢之議本起於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爲誠懇若黄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爲難從之請而肆其不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

之心也夫彼旣非俺茵之心而我乃以處俺茵者處
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鹽川自建此議
朝廷恩頼頗隆渠亦自知非久於此但欲及身無事
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
狥之公初開府責望甚重二虜爲剝膚之災且非旦
夕可脆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爲經久將自絆其
足望實俱喪矣此又鹽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
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首議之人
功效已見卽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
之矣況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爲

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參書言閭守中事有主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平日何如若果有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答邊道吳道南

辱華翰具悉貢市伊邇諸凡惟留神審畫之切盡欲支倴則順義亦當給以王祿耶人之無識一至於此可咲可咲督撫膺閫外重寄操縱可否宜自有成筭柰何獨窺廟堂以爲重輕乎

答兩廣殷石汀

調募浙兵俱如公所議頃又疏請於　上特發馬價銀拾萬以助軍費此二事近皆有建議停止然以廣中之事急故不敢徇衆議而誤大計許端若果傾心效用則以賊攻賊策之最妙者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用兵之機忌從中制惟　公熟計而審圖之

答松谷陳相公

長公至拜領台翰嘉貺深荷不遺伏諗道履佳勝尤切慰仰希文後樂翁誠獨際其盛然忠臣雖在畎畝憂國之念未能遂忘不肖謬劣追陪元宰賴　朝廷之福外内寧謐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可以縻祿而藏

措但揣時度勢每抱隱憂將來又不知孰爲收拾耳
盧使回草草附候起居外具不腆少伸微悃統惟鑒
原

答宫端吳澤峯

惟公昔在詞林素持高節乃爲緇塵所點私心極爲
不平方欲爲公昭雪致之亨衢而大疏適至故特破
例爲請於　上然公之心迹雖明而車已懸矣厚蓄
宏猷未得一展安能不爲世道惜哉辱華翰使旋草
草附復諸惟鑒原

答憲長徐太室

知賢不敢蔽是非不敢一任公非有求於僕僕非市德於公行吾直道而已乃辱遣謝深以爲愧訊之來使聞公北上無期雅有終焉之意僕竊以爲過矣方今周道寧夷賢良彙進以公素所蘊蓄古人事業豈足爲哉願勉抑高懷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

安慶之事其變雖不甚大然　朝廷紀綱所係不容不盡法一處往時振武之事姑息太過人敢效尤今借此一振　國威亦彌亂之一機也然府官始則措置乖方致人怨忿終則擅離職守逃住留都亦不得

無罪今當先正倡亂之法後究致叅之由低昂輕重之間貴得其當而已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大疏海運事宜處畫周悉今歲果利涉無虞此後即可漸增其數裨益　國計誠不淺也頃聞運船過淮甚早橫決之患庶幾可免萬公已至河上河漕事體如左右手同心併力乃克有濟惟公留意焉

答楚按院陳燕野

承示賦役提綱冊已周覽一過井井有條大抵財用經費惟條貫精詳出納明覈則節用之意自寓其中

若代公者肯再加申飭諸司長吏遵奉惟謹則規格
永定雖有姦民猾吏無所措手足矣監利大盜久嬰
鄙懐以有司不能任其事不敢易言之茲聞首惡巳
盡擒獲餘黨稍稍解散數十年巨憝一朝剗除非公
沉機定筭安能辦此喜躍之懐良不可任監利李尹
不費兵力收此奇功允宜破格優錄或暫加服俸仍
管縣事他日以兵備命憲處之何如郡中人來言各
處江堤俱巳報完諸吏仰承德意惠洽閭閻公造福
楚民誠有早荆衡而俠江漢者感德之私不知當何
用爲報也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酋

把酋死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酋孤虜勢將益弱近報吉能亦於三月三日病故俺答東哭其弟西傷其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於此可見矣但在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即令控告俺答奏請襲職管束其部落不必擇賢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可有減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之使之歸心中國則盟好永堅邊塵息警矣把酋之子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併今當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黃酋黃酋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義

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敝而歸命於我俺酋老矣必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黃酋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常有狂志謂黃酋可擒今惟公可以語此暇時與吳少參哲密計若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撫之甚厚乃其心險狠如此可惡可惡昨對其使面加叱責彼亦知懼然少參素履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聞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揭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少參幸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而略其過可也

答王鑑川論胡運之衰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黄酋亦且病發天之亡胡於兹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即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要令其勢分而釁搆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十年之利也辱示措畫虜情及往來書諭一一俱中機宜所與言佛氏因果之説妙甚妙甚雖然此雖一時應變之言其實則佛氏所謂如實語也不誑語也大雄之教慈悲廣大豈不知哉今虜旣有此浮言又當具一疏得旨乃可戒行夏撫本無大過去翁以其經論不可留之蔡

兵備引去以劉調代俱如尊諭目下虜情有何變態俱望見教

答奉常周少泉

叠辱翰教深荷雅情今同鄉諸賢皆聚於留都冗散雖僕之不肖不能相引而諸公之處心無競自甘沉賢益彰矣

與王鑑川計虜情

虜酋之死可喜也亦可慮也喜者卜胡運之將衰慮者恐諸部之無主今歲貢市愆期是其明驗須見公措畫彼中事宜極爲得策恤死立生以永固盟約遲

速之間惟公相機以行耳比探得虜情一紙錄似公覽今俺酋無恙目前諒不至爭張但在我備禦之策貴在急圖誠有其備豈惟無患卽大功可成也適有所感懷抱欠佳草草附復諸惟亮在

答臺長蕭兌嵎

辱示牧地議增馬額以事歸之司馬則事權歸一而馬政亦因是可舉甚善甚善但開墾之數不止於五十萬而議徵銀不過十萬似爲太少大抵察院之議不欲以餉入督府今若就與察院虛心議處亦與渠職掌有裨也

答宗伯潘水簾

辱別諭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按劒也况他人乎然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猥辱至愛中心藏之

答兩廣郭華溪計剿廣寇

兩江寇盜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秉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美纖此孤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

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於嶔岑之間使賊跧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兵機不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採擇焉

答藩伯陳罍山

昔從鄴下得望下風繼會舍親王司馬稱公遼左事盖喁喁嚮慕之然實未嘗有所推轂也三十年科第今猶淹在藩服如僕安得謂之知人能薦士哉而又敢以市德於公哉猥辱遣謝深以為愧三復華翰文藻璀璨歎羨彌襟差人旋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領

輯附使者歸璧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節間承蒲觴之寄深荷雅情謝謝酋婦素悍右其少子情似為真彼若請封乞貢宜令順義為之代請如其執迷不反則宜姑置之度外不必苦要之量此孤虜亦何能為況其母子異心亦終當歸吾羈紲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吉酋既歿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鄙意謂宜令順義為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

盍尊且其子尚未面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答楚撫院汪南濵

十年之諾至今未踐茲奉新命再督前迪無任悚仄比嬰俗務文事曠廢毛公褚氏幾成絕交矣且屬有公私之冗願少假旬月稍理舊業勉圖報命

答邊鎮督撫

辱示虜乞四事本兵方行議處諒在必從亦未見有異議者獨該科有一疏耳比奉公書具讓僕於宣帥有所私庇僕不識其人也第見前任督撫諸君咸稱

其才勇可用比之雲南尤爲近實故時有奬借之詞要能感奮爲
國家用命如其狡餙倚借罔
上行私國典具存孰敢庇之近訪知其誣玷司道事即使人傳語深加叱責此足以明僕之無所私庇於人也正功罪明賞罰懲奸釐蠹實此督撫事也僕輩何敢屈撓焉區區一念奉公守法之誠幸垂諒察

答應天撫院張嵎崍

安慶之事
朝廷欲借此以振舉紀綱折伏奸宄乃本意也查守並逮萬不得已其中委曲難以盡言昨逮至之日即令該衛姑緩其行又徑送司不復考問

鬧究竟不過送部調用耳逆弁俱擬寘之重辟法司方奏當未上决不少加姑息黃判實始禍之人法當重治細觀大疏則其事之顛末昭然可睹矣

答王鑑川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悃誠調和宮壼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玄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旋比讒倖棄絶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冐死為之營訴為之請驛謹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讒人亂國可勝痛哉幸

新皇聰頴異常雖幼冲已具大有爲之度區區愚忠幸蒙俯鑒方今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念腹心雖安四肢豈可忽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識石畫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曷得聞此三復三嘆敬佩良箴昨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乃太宰謂渠復銓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計非久當別有簡命也

答棠川殷相公

伏惟　先帝恭已守文澤被寰宇臨御六載天下晏

如遠爾龍馭上賓攀號莫及此臣子之大痛也所幸
新皇天縱睿資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爲之度此又
宗社之大慶也獨媿菲薄謬膺重寄方將敷求於賢
哲借助同心望公珍重以需　召命辱翰貺使旋草
草附謝别具薄幣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辱翰示領悉西邊貢市已報完獨宣大事體尚在遷
囬鄙意謂不必候齊即有一二枝不在且置之度外
可也

答薊遼總督

辱教撫鎮相與既外合中離勢自難久但目前非易
帥之時俟秋防後圖之耳西邊貢市已報完上谷雲
中反覺爭阻鄙意謂此事當以俺酋爲主永把二枝
且當置之度外耳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西邊貢市告完榆鎮事體尤爲寧妥皆公經畫之力
也欣慰欣慰上谷虜情少覺搖兀然鄙意謂此一二
枝不足爲輕重來則勿拒去則勿追在我自有餘力
而鑑川必欲覊致以求完美則去來之機在彼矣目
前喜　朝廷穆清宮府寧謐　宗社之慶遐邇惟均

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屢辱翰教深荷雅情僕以寡昧謬當重寄别無他長但性耐煩耳今喜朝政穆清内外寧謐可無煩尊慮敝鄉水災特蒙軫念諸所蠲恤該部一如所擬疲瘵之氓孳獲甦生公之德澤畢衡巫而淩江漢矣感仰感仰

答兩廣殷總督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可近來議者紛紛然　朝廷旣以閫外託公任公自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

不爲搖也汪南濵又桂南議已擬 旨留用使去完
甚草草

答司馬劉清渠

惟公昔在計曹以守正不悦於時宰致忤於中貴士
論每爲惋憤茲當 朝政更新耆掌簡用從人望也
願遄發征麾以慰惓惓

答司馬戴育菴

屢承翰示已具覆如别楮聞套虜西掠失利彼方搆
禍於番夷則在我可因間益脩守禦以備不虞東虜
骨肉爭離俺酋衰老偷欲求安皆中國之利但願諸

公努力勳名毋失此機會　主上雖幼實具大有爲之資亦不欲苟爲旦夕之慮而已貢市事所司一一具覆

答薊鎮巡撫楊晴川

頃報虜警雖在遼左然彼垂涎灤東數年矣于鄰之震所宜愼防山陵不必西赴但保疆埸無虞卽所以効忠也撫賞用馬事已下部看處

答大　巡按

辱示虜情具悉黃酋素黠驁必不肯樂附土蠻骨肉乖離天亡有日但靜以待之俺酋聞已就得勝市不

知能堅守約束否事後再望見教

答孫兵備

虜聲在遼左實窺灤東于鄭之震所宜慎防今方有事山陵務期疆埸寧謐烽燧不警庶遑宵旰之慮望諸君留意焉

答薊鎮巡撫吳環洲

辱翰示具悉細察虜情昆婦貢市似無來期永邵雖爲所牽然貪漢財物可招而至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不貢責之時出小利一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鎮害耳順義表貢已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

舊爲佳亦足以驗其無他也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已題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其誠悃無他也昆婦愚悍似無來期亦部下雖爲所牽終貪着關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鎮害足矣辱示撫賞册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稚又不啻數十百萬矣唐代宗親叩首於葉護馬前爲百姓請

命父老觀者皆爲流涕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　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玆如此若公與僕所爲　國謀者忠乎否耶而呶呶者猶以爲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幸　主上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爲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確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信擬於表貢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且以明公任事之忠塞呶呶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暇耳公幸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爲介今蜴鳳盤人去草草附此

答劉總督

芻糧充賞邊軍困憊已極薊事之不振則職此之由今戶兵二部已議爲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爲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狥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慼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爲匱乏固亦無怪其頻慼也苐僕今諗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虛心商量

思一長策着實整頓二番庶為經久之計若但折東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為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僕將有山陵之役若灤東𩨨警期至陵上一會罄所欲言有警則已

答王鑑川

前啓附令甥人轉致諒徹記室處貢已進賜賚有加順義誠欵與公忠勲　主上皆已具悉有書與順義為言　天子生而神靈十歲即能信任輔臣親決大政渠當盡堅忠悃使華夷嘗享太平之福如昆婦一

枝愚悍不順天道者天必絶之將來自可見也田世
威圖草草附此

答總憲李石塘

近來脐事想俱有邸報公所具不及一一奉聞數月
以來人心稍覺歸正士大夫始知有名節行檢之可
貴自茲以往日愼一日庶幾昇平可致但自媿綿薄
不堪重負耳公正直清亮人倫冠冕淹處節鎭未允
物情旦夕當別有處分人旋草草附此

答荆守王古林

賁奏官來辱華翰具悉劉江陵尚未至至當以諫議

處之昨九月十一日梓宮發引十九日掩玄宮大事巳畢朝野淸晏　主上日御便殿講學親政昇平之效庶幾可睹矣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套虜西掠失利必思報復彼之禍結於西則邊境可以安枕矣年例及鹽引銀巳告計部給發人旋此復

答杜晴江

惟公以直節見忤於時經綸久卷茲膺簡擢允愜輿情況屬淸明之朝尤君子彙征之日望益展弘猷以副鄙願僕受　國厚恩死無以報惟當旁求賢哲共

熈　帝載而已

與南刑部謝太東

僕自當事以來日夕兢業惟恐蹈於矯枉之過顧有不容不釐剔者要亦順人心之所共欲者因而行之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頃參掌故請　主上御便殿召見府部大臣諮詢之端於此已見目前景象似為穆清此後唯當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但人苦不自知非得道誼知己時時提覺不能濟也幸必有以教之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惟公去楚數年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戀慈母也兹得再借萬姓同欣豈直僕一人之私慶哉比來楚土凋瘵視昔更甚連年澇墊民罔攸居目前諸務水利爲至望公留意焉

答參議吳道南

辱教滿紙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士則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吳尭山奉命閱視宣大僕數年以來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託之屬望匪淺不知肯爲　國家措一臂否也

與南宗伯秦華峯

頃者浮議之起實緣公入賀一行然公論可終泯乎悠悠之談或謂僕有不悅於公此大誤也公之起用僕與有力援之於久欝之餘而薄之於嚮用之日揆之情理殆不其然恐公意有所疑故敢直披悃曲惟公鑒而安焉

答兩廣殷石汀

辱教滿紙誼同金石至如放四海而漸進納百川以周容許以同心作其鼓舞踴躍之氣教思無斁銷其骨再肖萬之私尤見公沉機超識中才以下所未易推公之獎雖淺薄敢不夙夜以奉良箴所幸主上

年雖冲幼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既專且篤卽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媿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覺穆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積悃誠恒存兢業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嶺表之事一以託公必無敢搖撓之者願懋建奇功以副輿望廣右府江聞已舉事度郭君才力足以辦此不意懷遠又爾危撫新附之衆不宜持法太急此亦有司之過也但古田反側之人將覩此以爲嚮背幸留神速處之

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今方內又安所可慮者河漕爲最茲賴公之力經理

什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大疏所陳一一有裨　國計巳下所司議行敝省連年墊溺近得鄉人書皆以打造海舟爲苦望公留神一酌處之則疲氓更生之幸也

與郭總憲

懷遠之事雖有司不善撫御有以激之然至於戕
天子之命使則亦王法所必誅也且新復諸邑將視此以爲向背決當討之聞兩江巳進兵冬盡可得奏
凱如乘戰勝之威還師以襲之固易易耳但不可預

露此機恐聞風鼠竄難以蒐獲姑聲言撫之乃可成

也然此乃兵機不敢遙度惟高明裁之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爲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

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銳意

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

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

與戚總兵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

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

毋自啓侮昔李愬屬櫜鞬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盖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薊事甚有關係幸留意焉

答巡撫吳環洲

永邵卜今歲貢市誠款頗堅具其所領衆盛盖亦東郡之雄也昨陞秩加賞事一如鑑川所請靑把都爲其母所制旣無別情寛至來春亦可原額馬數不責補矣

答孫巡撫

辱示一一具悉靑把都母子旣有欵貢之漸俟至來

春入貢亦可黃酋窮蹙無賴構釁於屬夷撫臺委曲調處目前定無他虞然不能保其終不變也然此酋將來必不良死公試觀之

答劉總督

合練之法不獨勤兵習戰又可以預伐虜謀守邊之策無急於此矣此中已預知之幸勿爲慮昌餉水運具如大議已屬計部覆行

答王督漕

敝省造船擾民之說果出於劉參議前曾以禀揭寄覽而楚中士民亦卽有爲此言者大抵皆有司不善

奉行之弊也今業以將完勢難中止但望調停善處之若河運則事事親理明歲可期望全郤懷不勝欣慰公以全力用於河漕而以海道為不虞之備可也

頃者南議已即奏

主上言公任事忠勤轉輸有託悠悠之談於重望初無所損

與河道萬巡撫論河漕兼及時政

頃者南議之起有識者皆為不平非僕私懷有所獨厚今則譽言日至浮談漸盡矣夫人臣能具誠擔任國之寶也使僕苟可以薦達之保護之即蒙嫌樹怨亦所不避但願天下士大夫共體此懷無負

朝廷

耳承教務頭年預爲次年之計甚善甚善果若公言豈惟目前賴之雖萬曆千百年亦無恙也然公能使河渠安流往來利涉而不能使兊運之期依限遄發此責在漕臣矣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宮闈之内藹然如春肅然如冬　主上鋭意學問隆寒不輟造膝諮訪史不殫書簪紳濟濟各勤職業庶幾協和之風自兹以往唯當範我馳驅按轡徐行耳辱道誼知契敢謾以聞

答王鑑川

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隨答然諸所請者一一具如

尊指屬所司覆行矣堯山少司馬行時已屢囑之云
宣大事體與他鎮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
來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刻聚徒亂人意然此公爽朗
潤大必能成也辰下聞邊圍救寧內外咸慶羽書稍
暇惟 公強食自愛

答總憲朱龍崗

僕以淺薄謬肩重任日夕悚惕辱華翰奬譽過情深
以爲愧西土寧謐眞慰 朝廷宵旰之懷昔人謂自
古疆埸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僕嘗
以爲名言惟預脩戰守常存儆備則不容頃刻少忽

耳惟公留意焉

答督撫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辱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埸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吾覊紲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糾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爲之比之黃酋反爲難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於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

王事可以好語欵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
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　朝廷嘉其悃誠
故厚賴而王之汝頻年爲患於中國未有尺寸功何
得遂與汝兄等我　皇上併包兼容何惜一王號而
不汝畀但于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
奉約束堅守盟誓一三年後當與汝奏聞　朝廷一
體封王加賚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
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鎭之兵當
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
實用武將狃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最中邊吏之膏

肯今若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畫餠耳趙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爲必盡力草草附此諸惟鑒存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終

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說汝家聞　賴

贊往王加貪者殆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推有一戰耳

隳陽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合一鎮之兵當

印前有人來甚感人公禮遇為必盡力草草附此諸

此查而從為盡理二石祭成書併再覆

